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三十五　　志十一

禮十一（舊書無　從新書增）

五曰凶禮周禮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從其次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䘏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皆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焉至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水旱遣使問疾弔死舉哀除服臨喪冊贈之類若五服與諸臣之喪葬衰麻哭泣則頗詳焉

凡四方之水旱蝗天子遣使者持節至其州位於庭使者南面持節在其東南長官北面僚佐正長老人在其

後再拜以授制書其問疾亦如之其主人迎使者於門外使者東面主人西面再拜而入其問婦人之疾則受勞問者北面若舉哀之日爲位於別殿文武三品以上入哭於庭四品以下哭於門外有司版奏中嚴外辦皇帝已變服而哭然後百官內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音哭止而奉慰其除服如之皇帝服一品錫衰三品以上緦衰四品以下疑衰服朞者三朝晡止大功朝晡止小功以下一哀止晡百官不集若爲蕃國君長之喪則設次於城外向其國而哭五舉音止若臨喪則設大次於其門西設素裀榻於堂上皇帝小駕鹵簿乘四望車警

譁鼓吹備而不作皇帝至大次易素服從官皆易服侍
臣則不皇帝出次喪主人免絰釋杖哭門外望見乘輿
止哭而再拜先入門右西向皇帝至堂升自阼階卽哭
位巫祝各一人先升巫執桃立於東南祝執茢立於西
南戈者四人先後隨升喪主人入庭再拜敕引乃升立
戶內之東西向皇帝出喪主人門外拜送皇帝變服於
次乃還廬文武常服皇帝升車鼓吹不作而入其以敕
使冊贈則受冊於朝堂載以犢車備鹵簿至第妣主以
內侍爲使贈者以蠟印畫綬冊贈必因其啓葬旣葬則
受於靈寢旣除則受於廟主人公服而不哭或單衣而

介幘受必有祭未廟受之服
五服之制斬衰三年正服子爲父女子子在室與已嫁而反室爲父加服嫡孫爲後者爲祖父爲長子義服爲人後者爲所後父妻爲夫妾爲君國官爲君王公以下三月而葬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祭齊衰三年正服子父在爲母加服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母爲長子義服爲繼母慈母繼母爲長子妻爲君之長子齊衰杖周降服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報服亦如之正服爲祖後者祖在爲祖母義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夫爲妻齊衰不杖

周正服爲祖父母爲伯叔父爲兄弟爲衆子爲兄弟之子及女子子在室與適人者爲嫡孫爲姑姊妹與無夫子報女子子已適人爲祖父母妾爲其子加服女子子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降服妾爲其父母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義服爲伯叔母爲繼父同居者妾爲嫡妻妾爲君之庶子婦爲舅姑爲夫之兄弟之子舅姑爲嫡婦齊衰五月正服爲曾祖父母女子子在室及嫁者亦如之齊衰三月正服爲高祖父母女子子在室及嫁者亦如之義服爲繼父不同居者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

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大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正服
爲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爲叔父之長殤中殤爲姑姊
妹之長殤中殤爲兄弟之長殤中殤爲嫡孫之長殤中
殤爲兄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義服爲夫之兄弟
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成人九月正服爲從兄弟爲
庶孫降服爲女子子適人者爲姑姊妹適人者報出母
爲女子子適人者爲兄弟之女適人者報爲人後者爲
其兄弟與姑姊妹在室者報義服爲夫之祖父母與伯
叔父母報爲夫之兄弟女在室與適人者報夫爲人後
者其妻爲本生舅姑爲衆子婦小功五月殤正服爲子

女子子之下殤爲叔父之下殤爲姑姊妹之下殤爲兄弟之下殤爲嫡孫之下殤爲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從兄弟姊妹之長殤爲庶孫之長殤降服爲人後者爲其兄弟之長殤出嫁姑爲姪之長殤降服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之長殤義服爲夫之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成人正服爲從祖祖父報爲從祖父報爲從祖祖姑姊妹在室者報爲從祖兄弟報爲從祖祖姑在室者報爲外祖父母爲舅及從母報降服爲從父姊妹適人者報爲孫女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報義服爲從祖祖母報爲從祖母報爲

夫之姑姊妹在室及適人者報娣姒婦報爲同母異父
兄弟姊妹報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從母爲庶母報已者
爲嫡孫之婦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從母嫂叔慈緦
麻三月殤正服爲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爲庶孫
之中殤下殤爲從祖叔父之長殤爲從祖兄弟之長殤
爲舅及從母之長殤爲從父兄弟之子之長殤爲兄弟
之孫長殤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降服爲人後者爲其
兄弟之中殤下殤爲姪之中殤下殤出嫁姑爲之報爲
人後者爲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義服爲人後者爲從
父兄弟之長殤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爲夫之姑姊

妹之長殤成人正服爲族兄弟爲族曾祖父報爲族祖
父報爲族父報爲外孫爲曾孫元孫爲從母兄弟姊妹
爲姑之子爲舅之子爲族曾祖姑在室者報爲族祖姑
在室者報爲族姑在室者報降服爲從祖姑姊妹適人
者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從祖父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
母爲從祖祖姑適人者報爲人後者爲外祖父母爲兄弟
之孫女適人者報義服爲族曾祖母報爲族祖母報爲
庶孫之婦女子子適人者爲從祖伯叔母爲庶母爲乳
母爲壻爲妻之父母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爲夫之從
祖祖父母報爲夫之從祖父母報爲夫之外祖父母報

爲從祖兄弟之子爲夫之從父兄弟之妻爲夫之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者爲夫之舅及從母報改葬子爲父母妻妾爲其夫其冠服杖屨皆依儀禮皇家所絶傍親無服者皇弟皇子爲之皆降一等

諸臣之喪有疾齋於正寢臥東首北牖下疾困去衣加新衣徹樂清埽內外四人坐而持手足遺言則書之爲屬纊氣絶則寢於地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女子青縑衣去首飾齊衰以下丈夫素冠主人坐於牀東啼踊無數衆主人在其後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皆西面南上哭妻坐於牀西妾及女子子在其後哭踊無數

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後皆東面南上藉槀坐哭內外之際隔以行帷祖父以下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下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戶外東北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諸內喪則尊行丈夫及外親丈夫席位於前堂若戶外之左右俱南面宗親戶東西上外親戶西東上凡喪位皆以服精麤為序國官位於門內之東重行北面西上俱衰巾帕頭舒薦坐參佐位於門內之西重行北面東上素服皆舒席坐哭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復於正寢復者三人以死者之上服左

荷之升自前東霤當屋履危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要招以左每招長聲呼某復三呼止投衣於前承以篋升自阼階入以覆尸乃設牀於室戸內之西去腳簟枕施幄去裙遷尸於牀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楔齒以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其內外哭位如始死之儀乃奠以脯醢酒用吉器升自阼階奠於尸東當腢內喪則內贊者皆受於戸外而設之沐浴掘埳於階間近西南順廣尺長二尺深三尺南其壤爲垼竈於西牆下東向以俟煮冰新盆盤瓶六鬲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沐巾一浴巾二用絺若綌實於笲櫛實於箱若簞浴衣實於篋皆具

於西序下南上水漸稷米取潘煮之又汲爲湯以俟浴以盆盛潘及冰盤升自西階授沐者沐者執潘及盤入主人皆出於戶東北面西上主婦以下戶西北面東上俱立哭其尊行者丈夫於主人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之西北面東上俱坐哭婦人以帷乃沐櫛束髮用組抿用巾浴則四人抗衾二人浴拭用巾抿用浴衣設牀於戶東衽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牀設枕翦鬚斷爪如生盛以小囊大斂內於棺中楔齒之栖浴巾皆埋於埳寘之衣以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乃襲襲衣三稱西領南上明衣裳爲一

帛巾一方尺八寸充耳白纊面衣元方尺纁裏組繫握
手元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削約於內旁寸著以綿組
繫庶襚繼陳不用將襲具牀席於西階西內外皆出哭
如浴襲者以牀升入設於戶東布枕席陳襲於席祝去
巾加面衣設充耳握手納舄若履既襲覆以大斂之衾
內外入哭乃唅贊者奉盤水及笲一品至於三品飯用
粱唅用璧四品至於五品飯用稷唅用碧六品至於九
品飯用粱唅用貝升堂唅者盥手於戶外洗粱璧實於
笲執以入祝從入北面徹枕去楔受笲奠於戶東唅者
坐於牀東西面鑿巾納飯唅於戶口既唅主人復位乃

爲明旌以絳廣充幅一品至於三品長九尺韜杠銘曰某官封之柩置於西階上四品至於五品長八尺六品至於九品長六尺鑿木爲重一品至於三品長八尺橫者半之三分庭一在南四品至於五品長七尺六品至於九品長六尺以沐之米爲粥實於鬲蓋以疏布繫以竹簮懸於重木覆用葦席北面屈兩端交後西端在上綴以竹簮祝取銘置於重殯堂前楹下夾以葦席小斂衣一十九稱朝服一笏一陳於東序西領北上設奠於東堂下甒二實以醴酒觶二角柶一少牢腊三俎籩豆各八設盆盥於饌東布巾贊者辟牖醢之奠於尸牀西

南乃斂具牀席於堂西設盆盥西階之西如東方斂者盥與執服者以斂衣入喪者東西皆少退內外哭已斂覆以夷衾設牀於堂下兩楹間袒下莞上簟有枕卒斂開帷主人以下西面憑哭主婦以下東面憑哭退乃斂髮而奠贊者盥手奉饌至階升設於戶東醴酒奠於饌南西上其俎祝受巾巾之奠者徹襲奠自西階降出下帷內外俱坐哭有國官僚佐者以官代哭無者以親疎爲之夜則爲燎於庭厥明滅燎乃大斂衣三十稱上服一稱冕具簪導纓內喪則有花釵衾一西領南上設奠如小斂甒加勺篚在東南籩豆俎皆有冪用功布棺入

內外皆止哭升棺於殯所乃哭爇八篚黍稷粱稻各二
皆加魚腊燭俟於饌東設盆盥於東階東南祝盥訖升
自阼階徹巾執巾者以待於阼階下祝盥贊者徹小斂
之饌降自西階設於序西南當西霤如設於堂上乃適
於東階下新饌所帷堂內外皆少退立哭御者斂加冠
若花釵覆以衾開帷喪者東西憑哭如小斂諸親憑哭
斂者四人舉牀男女從奉尸斂於棺乃加蓋覆以夷衾
內外皆復位如初設熬穀首足各一篚傍各三篚以木
覆棺上乃塗之設帟於殯上祝取銘置於殯乃奠執巾
几席者升自阼階入設於室之西南隅東面右几加以

巾贊者以饌升入室西面設於席前祝加巾於俎奠者降自西階以出下帷內外皆就位哭既殯設靈座於下室西間東向施牀几案屏帳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如平生殷奠之日不饋於下室廬在殯堂東廊下近南設苫凷齊衰於其南為堊室俱北戶翦蒲為席不緣大功又於其南張帷席以蒲小功緦麻又於其南設牀席以蒲婦人次於西房三日成服內外皆哭盡哀乃降就次服其服無服者仍素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杖升立於殯內外皆哭諸子孫跪哭尊者之前祖父撫之女子子對立而哭唯諸父不撫尊者出主人以下降立阼階

朔望殷奠饌於東堂下瓦甒二實醴及酒角觶二木柶一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二鉶六籩六豆其日不饋於下室葬有期前一日之夕除葦障設賓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啓殯之日主人及諸子皆去冠以衰巾帕頭就位哭祝衰服執功布升自東階詣殯南北向內外止哭三聲噫嘻乃曰謹以吉辰啓殯既告內外哭祝取銘置於重掌事者升徹殯塗設席於柩東升柩於席又設席柩東祝以功布升拂柩覆用夷衾周設帷開戶東向主人以下升哭於帷東西向俱南上諸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北壁下諸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北壁下外姻丈夫

帷東婦人帷西祝與進饌者各以奠升設於柩東席上祝酌醴奠之陳器用啓之夕發引前五刻槌一鼓爲一嚴陳布吉凶儀仗方相誌石大棺車及明器以下陳於柩車之前一品引四披六鐸左右各八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二品三品引二披四鐸左右各六黼翣二畫翣二四品五品引二披二鐸左右各四黼翣二畫翣二六品至於九品披二鐸二畫翣二二刻頃槌二鼓爲二嚴掌饌者徹啓奠以出內外俱立哭執紼者皆入掌事者徹帷持翣者升以翣障柩執紼者升執鐸者夾西階立執纛者入當西階南北面立掌事者取重出倚於門外

之東執旌者立於轜南北面樋三鼓爲三嚴靈車進於內門外南向祝以腰輿詣靈座前西向跪告腰輿降自西階以詣靈車腰輿退執鐸者振鐸降就階間南向持翣者障以翣執纛者却行而引輴止則北面立執旌者亦漸而南輴止北面主人以下以次從輴在庭輴至庭主人及諸子以下立哭於輴東北西向南上祖父以下立哭於輴東北南向西上異姓之丈夫亦哭於主人東南西面北上婦人以次從降妻妾女子子以下立哭於輴西東面南上祖母以下立哭於輴西北南向東上異姓之婦人立哭於主婦西南東面北上內外之際障以行

帷國官立哭於執紼者東南北面西上僚佐立哭於執
紼者西南北面東上祝帥執饌者設祖奠於輴東如大
斂祝酌奠進饌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
車式遵祖道尙饗輴出升車執披者執前後披執紼者
引輴出旌先纛次主人以下從哭於輴後輴出到輀車
執紼者解屬於輀車設帷障於輴後遂升柩祝與執饌
者設遣奠於柩東如祖奠既奠掌事者以蒲葦苞牲體
下節七四品五品五苞六品以下二苞（七字以下闕據通典補入）以
繩束之盛以盤載以輿前方相大棺車輴車明器輿下
帳輿米輿酒脯醢輿苞牲輿食輿爲六輿銘旌纛鐸輀

車以次行賓有贈者既祖奠賓立於大門外西廂東面從者以篚奉元纁立於西南以馬陳於賓東南北首西上相者入受命出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敢賵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執篚者奠取幣以授賓牵馬者先入陳於輴車南北首西上賓入由馬西當輴車南北面立內外止哭賓曰某謚封若某位將歸幽宅敢致賵乃哭內外皆哭主人拜稽顙賓進輴東西面奠幣於車上西出主人拜稽顙送之喪至於墓所下柩進輴車於柩車之後張帷下柩於輴丈夫在東婦人在西憑以哭卑者拜辭主人以下哭於羨道東西面北上（哭於以下闕據通典補入）婦

入皆障以行帷哭於羨道西東面北上入墓施行席於
壙戶內之西執紼者屬紼於輴遂下柩於壙戶內席上
北首覆以夷衾輴出持翣入倚翣於壙內兩廂遂以帳
張於柩東南向米酒脯於東北食盤設於前醯醢設於
盤南苞牲置於四隅明器設於左右掩壙掌事者以元
纁授主人主人授祝奉以入奠於靈座主人拜稽顙施
銘旌誌石於壙門之內掩戶設關鑰遂復土三主人以
下稽顙哭退俱就靈所又哭掌儀者祭后土於墓左反
哭既下柩於壙槌一鼓爲一嚴掩戶槌二鼓爲再嚴內外
就靈所槌三鼓爲三嚴徹酒脯之奠進靈車於帷外陳

布儀仗如來儀腰輿入少項出詣靈車後靈車發引內外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者乘去墓百步卑者乘以哭靈車至於西階下南向祝以腰輿詣靈車後少項升入詣靈座前主人以下從升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內外俱升諸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北壁下南面妻及女子子以下婦人哭於靈西東面諸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北壁下南面外姻哭於南廂丈夫帷東婦人帷西皆北面弔者哭於堂上西面主人以下出就次沐浴以俟虞斬衰者沐而不櫛虞主用桑長尺方四寸孔徑九分烏漆匱置於靈座在寢室內戶西東向素几在右設洗於西階

西南瓦甒二設於北牖下醴酒在東喪者既沐升靈所主人及諸子倚杖於戶外入哭於位如初饌入如殷奠升自東階主人盥手洗爵酌醴西面跪奠哭止祝跪讀祝主人哭拜內外應拜者皆哭拜乃出杖降西階還次間日再虞後日三虞禮如初小祥毀廬爲堊室設蒲席堊室者除之席地主人及諸子沐浴櫛鬋去首絰練冠妻妾女子子去腰絰主用栗祭如虞禮大祥之祭如小祥間月而禫釋祥服而禫祭如大祥既祥而還外寢妻妾女子子還於寢食有醯醬既禫而飲醴酒食乾肉祔前一日將祔掌事者爲埳室於始祖廟室西壁主人及

亞獻以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前一日主人以酒脯告遞遷之主乃遷置於幄坐又奠酒脯以安神掌饌者徹饌以出掌廟者以次匵神主納於埳室又設考之祔座於曾祖室內東壁下西向右几設主人位於東南西面設子孫位於南門內道東北面西上設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設掌事以下位於終獻東南俱西面北上設贊唱者位於主人西南西面設酒尊於堂上室戶之東南北向西上設洗於阼階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罍水以下闕據通典補入）實爵三巾二加羃其日具少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籩二簋二鉶二酒尊二其一實元

酒為上其一實清酒次之其籩豆一品者各十二二品
三品者各八主人及行事者祭服掌事者具服輿掌廟
者闢寺入立於廟庭北面再拜升自東階入開掐室出
曾祖曾祖妣神主置於坐降出執尊爵篚者入就位祝
進座前西面告曰以今吉辰奉遷神主於廟執輿者以
輿升入進輿於座前祝納神主於匱升輿祝仍扶於左
降自西階子孫內外陪從於後至廟門諸婦人停於門
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神主入自南門升自西階入
於室諸子孫從升立於室戶西重行東面以北為上行
事者從入各就位輿詣室前迴輿西向祝啓匱出神主

置於坐興降立於西階下東向相者引主人以下降自東階各就位祝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入於室各設於神座前主人盥手洗爵升自東階酌醴酒入室進北面跪奠爵於曾祖神座前主人出取爵酌酒入室進東面跪奠於祖座前出戶北面立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主人再拜祝進入奠版於曾祖座主人出降還本位初主人出亞獻盥手洗爵升酌酒入進北面跪奠於曾祖又酌酒入進東面跪奠於祖神座出戶北面再拜訖又入室立於西壁下東面再拜出降復位亞獻將畢終獻

入如亞獻祝入徹豆籩者唱再拜在位者唱再以下闕據通典補入皆再拜主人及在位子孫以下出掌饌者入徹饌以出掌廟者納曾祖神主於埳室出又以腰輿升詣考神座前納主於匱置於輿詣考廟出神主置於座進酒脯之奠少頃徹之祝納神主於埳室六品以下祔祭於正寢禮畧如之

唐書卷第三十五

禮十二

貞觀十四年太宗因修禮官奏事之次言及喪服太宗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疏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爲得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於是侍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奏議曰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有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爲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爲母之本族姨乃外

戚他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典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名責實遂未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實在茲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朞未嘗同居則不為服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饑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

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之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宏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其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

猶且永念愼終凝神遐想以爲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理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羣經討論傳紀或引兼實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俾變薄俗於旣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諸儒所守互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案曾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朞衆子婦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制可之顯慶二年九月修禮官

長孫无忌等又奏曰依古喪服甥爲舅緦麻舅報甥亦同此制貞觀年中八座議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今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案旁尊之服禮無不報己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知禮意舅報甥服尚止緦麻於例不通禮須改正今請修改律疏舅服甥亦小功又曰庶母古禮緦麻新禮無服謹案庶母之子卽是己昆季爲之杖齊而己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吉凶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請依典故爲服

緦麻制又從之

龍朔二年八月所司奏同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據令繼母改嫁及為長子並不解官既而有敕雖云嫡母終是繼母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付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乂等奏稱緬尋喪服母名斯定嫡繼慈養皆在其中惟出母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己則皆無服是以令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著所生嫁即言母通包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惟有繼母之嫁繼母為名正據前妻之子嫡於諸孽禮無繼母之文甲令今既見行嗣

業理申心制然奉敕議定方垂永則令有不安亦須釐
正竊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並同行路嫁雖比出稍輕
於父終爲義絕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絕豈合心
喪望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
杖朞並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符情禮無玷舊章又心喪
之制惟施服屈杖朞之服不應解官而令文三年齊斬
亦入心喪之例杖朞解官又有妻喪之舛又依禮庶子
爲其母緦麻三月既是所生無服準例亦合解官令文
漏而不言於事終須修附既與嫡母等嫁同一條總議
請改理爲允愜者依集文武官九品已上議得司衛正

敕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解官得右金吾衛將軍薛孤吳仁等二十六人議請解嗣業官不同司禮狀者母非所生出嫁義絕仍令解職有紊緣情杖朞解官不甄妻服三年齊斬謬曰心喪庶子爲母緦麻漏其中制此並令文疏舛理難因襲依房仁裕等議總加修附垂之不朽其禮及律疏有相關涉者亦請準此改正嗣業嫡母改醮不合解官詔從之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濕咽苦吐甘生養勞瘁恩斯極矣所

以禽獸之情猶知其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若父在為母服止一朞尊父之敬雖周服母之慈有闕且齊斬之制足為差減更令周以一朞恐傷人子之志今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高宗下詔依議行焉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準禮父在為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則天皇后請同父沒之服三年終始除靈雖則權行有紊彝典今陛下孝理天下動合禮經請仍舊章庶叶通典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并舅及嫂叔服不依舊禮亦合議定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曰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咸隆殺之等

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以酬罔極之恩者也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禮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白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爲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魯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言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尙有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同母異父昆弟之

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爲二十七月王肅以爲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育乃爲之服又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一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摯采古求遺互爲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闕彌多故曰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行之已踰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之朝

大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純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聖化有何紊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焉與姑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迹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企及衣之以衰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而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而從吉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

理資寧戚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人之臣見君也公卿大夫摯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不五十不仕七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邱甸以立正稅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爲痛心可爲慟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

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阮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士以爲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麤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盡愜於古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爨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別同諸路人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枲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昆弟情切渭陽翟輔訟舅之寃甯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焉不同從母之尊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崇姨是陋今而榮古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爲刊削實用有疑於是紛議不

定履冰又上疏曰禮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心喪三年上元中則天皇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亦未有行至垂拱年中始編入格易代之後俗乃通行臣開元五年頻請仍舊恩敕并嫂叔舅姨之服亦付所司詳議諸司所議同異相參所司惟執齊斬之文又曰亦合典禮竊見新修之格猶依垂拱之僞致有祖父母安存子孫之妻亡沒下房筵几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據周易家人卦云利女貞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家道正而天下正

矣禮女在室以父爲天出嫁以夫爲天又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本無自專抗尊之法卽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所以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伏惟陛下正持家國孝理天下而不斷在宸衷詳正此禮無隨末俗顧念兒女之情臣恐後代復有婦奪夫政之敗者疏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倫之始尊卑法於陰陽陰陽和而天地生成夫婦正而人倫式序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愆三從之義斯在卽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

理之也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準舊儀父在爲母一周除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國家者矣原夫上元肇年則天已潛秉政將圖僭篡預自崇先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通用天皇晏駕中宗蒙塵垂拱之末果行聖母之僞符載初之元遂啟易代之深釁孝和雖多反正韋氏復效晨鳴孝和非意暴崩韋氏旋即稱制不嘗陛下英算宗廟何由克復易云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斯之謂矣臣謹尋禮意防杜實

深若不早圖刋正何以垂戒於後所以薄言禮教請依舊章恩敕通明蒙付所司詳議且臣所獻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忘母子之道諸議多不討其本源所非議者大凡秖論罔極之恩喪也寧戚禽獸識母而不識父秦燔書後禮經殘闕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豈得與伯叔母服同豈得與姑姊妹制等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齊斬足爲升降歲年何忍不同此並道聽塗說之言未習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理俗之禮乎臣請據經義以明之所云罔極之恩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霜露之感豈止一三周之服哉故聖人

恐有朝死而夕忘曾鳥獸之不若爲立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已所云喪也寧戚者孔子荅林放之問至如太奢太儉太易太戚皆非禮中苟不得中名爲俱失不如太儉太戚焉毀而滅性猶愈於朝死而夕忘焉此論臨喪哀毀之容豈比於同宗異姓之服所云禽獸識母而不識父者禽獸羣居而聚麀而無家國之禮少雖知親愛其母長不解尊嚴其父引此爲論則亦禽獸之不若乎所云秦燔書後禮經殘闕後儒纘集不足可憑者人間或有遺逸豈亦家戶到而燔之假若盡燔苟不可信則墳典都謬庠序徒立非聖之談復云安屬所云

與伯叔姑姊服同者伯叔姑姊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所云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誠哉是言此是則天懷私苞禍之情豈可復相沿樂襲禮乎所云齊斬足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案三年問云將由修飾之君子喻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遂之則是無窮也然則何以周也曰至親以周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曰加重焉耳故父加至再周父在爲母加三年心喪今者還同父沒之制則尊厭之律安施喪服四制又曰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

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非徒不識禮之所由制亦恐未達孝子之通義臣謹案孝經以明陛下孝治之合至德要道請論世俗訾禮之徒夫至德謂孝悌要道謂禮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禮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案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

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陛下以韋氏構逆中宗降禍宸衷哀憤睿情卓烈初無一旅之衆遂殄九重之妖定社稷於阽危拯宗枝於塗炭此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使諸侯得乎其法度卿大夫得盡其言行士得資親以事君庶人得用天而分地此陛下無禮之禮以安上理人也上元已來政由武氏文明之後法在凶人賊害宗親誅滅良善勲階歲累酬敘年頻伎之則

榮華正之則遷謫神龍景雲之際其事尤繁先天開元之間斯弊都革此陛下無聲之樂以移風易俗也臣前狀單畧議者未識臣之懇誠謹具狀重進請付中書門下商量處分臣言若讜然敢側足於軒墀臣言不忠伏請竄迹於荒裔左散騎常侍元行冲奏議曰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葢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辨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有申有厭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而成化而妻喪杖期情禮俱殺者葢以遠嫌疑尊乾道也父

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可以異於飛走別於華夷羲農堯舜莫之易也文武周孔同所遵也今若舍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即母之女黨加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自是百僚竟不決至至七年八月下敕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

爲傳乃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衰三年此有爲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或旣周而禫禫服三十日釋服心喪三年者或有旣周而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齊衰三年者時議者是非紛然元行冲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也以尊祖貴禰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摇淺識者衆一紊其度其可止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定五禮又議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及頒禮乃一依行焉

二十三年籍田禮畢下制曰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聞奏太常卿韋縚奏曰謹案儀禮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堂姨舅舅母恩所不及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緦麻三月並是情親而服屬疏者也外祖正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疏恩絕不相爲服親舅母來承外族同爨之禮不加緦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且爲外祖小功此則正尊情甚親而服屬疏者也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僣親既無別服宜齊等請爲舅加小功五月堂姨

舅疏降一等親舅母從服之例先無制服之文並宜加至袒免臣聞禮以飾情服從義制或有沿革損益可明事體既大理資詳審望付尚書省集衆官吏詳議務從折衷永為典則於是太子賓客崔沔建議曰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為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忘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緦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

先亡矣貞觀修禮時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唐隆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戒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僉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至開元八年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故實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為萬代程法職方郎中韋述議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沒則盡其哀戚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言往聖討論亦已勤

矣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日月同懸咸所仰也自微言既絕大義復乖雖質文有遷而必遵此制謹案儀禮喪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緦麻鄭元謂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麻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以尊加也從母小功五月以名加也舅甥外孫中外昆弟依本服緦麻三月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別也姨舅伯叔則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聖人之心良有以也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

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姓族而親其子孫近則別其賢愚遠則異於禽獸由此言之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葢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狥情所務者末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搖恐失禮之將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永不

相雜微旨斯在豈徒然哉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並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祖昆弟皆緦麻三月以其出於高祖其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緦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棄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服皆

有報則堂外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情之親者服制乃輕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畧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隳矣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且舊章淪胥爲日已久矣所存者無幾又欲棄之雖曰未達不知其可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謹案儀禮曰外服皆緦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並爲小功五月其爲舅緦鄭文貞公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訖今之所加豈異前

旨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堂舅姨堂舅母並升爲袒免則何以祖述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於外孫乎如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淺乎儻必如是深所不便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理必然也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問之子路對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聞而除之此則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抑情之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況夫喪服之紀先王大猷奉

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辭寧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曰
宏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謂增加愚見以
爲不可又戸部郎中楊伯成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並
同是議與沔等畧同議奏上又手敕侍臣等曰朕以爲
親姨舅既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服是受我而
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緦麻
堂姨舅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
又鄭元注禮記云同爨緦若比堂姨舅於同爨親則厚
矣又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緦是亦不隔於堂姨舅也
若以所服不得過本而須爲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

父母制服亦何傷乎是皆親親敦本之意卿等更熟詳之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等奏曰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外甥既爲舅母制服舅母還合報之夫外甥既爲報服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甥之妻不得無服所增者頗廣所引者漸疏微臣愚蒙猶有未達元宗又手制答曰從服有六此其一也降殺之制禮無明文此皆自身率親用爲制服所有存抑盡是推恩朕情有未安故令詳議非欲苟求變古以示不同卿等以爲外族之親禮無厭降報服之制所引甚疏且姨舅者屬從之至近也以親言之則亦姑伯之匹敵也

豈有所引者疏而降所親者服又婦從夫者也夫以姨舅夫旣有服從夫而服由是睦親實欲令不肖者企及賢者俯就卿等宜熟詳之耀卿等奏曰陛下體至仁之德廣推恩之道將宏引進以示睦親再發德音更令詳議臣等案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於本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則羣儒風議徒有稽留並望準制施行制從之

天寶六載正月出嫁母宜終服三年

唐書卷第三十六